戰地記者

公共衛生學院環境衛生研究所博士班
商育滿校友

我是一條細線
傳遞了微弱的電流
報導有時斷線
觀眾或許理解
但斷的是離家萬里的肝腸
基本的生存哀求
無論如何深刻的描述
很難對世人說清他們的悲苦哀愁

海是那般的廣
筏卻是簡陋
人是那般的多
登陸是殘酷爭奪
努力爬上鄰國的邊境
迎接的卻是另一場困境

岸邊的風暗藏無邊的憂
思索
他們到底是失去家國
還是最原始的自由

奉命報導難民
引言的是自己克難的靈魂

如何說服自己忘卻
一雙雙跪求的無辜眼神
如何掩藏人性中本能的悸動與憐憫

而又該如何堅定的執行
記者的天職使命
更難的是在鏡頭外
保留翻騰的情緒交錯
與獨處時的淚水竄流

日夜跟著走
背負全部家當的他們
和扛著攝影機的我
身體有著相等的疲累
心靈同時經歷無比的交戰
當他們緊護哭泣的孩子在胸口
慌張的沒入高大的玉米田
躲過邊境警察的驅逐與鎮守
我猶豫該要拍攝難民
或是轉向揮棒的警察那張臉

穿起記者的這件背心
即時的轉播等著我

報導的是他們的心急與怒吼

雖然試圖遠離的戰役不盡相同
相同的是
我也擺脫不了一路的逃亡
他們畏懼的是內戰與斬首
而我防衛的是記者的初衷失守

我沒有閉眼的權力
只能低下頭　　不想預測
這次漂流上岸的又是什麼
鏡頭卻一再洩漏他們的屍首